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尚書詳解卷二十三 二十四

詳校官給事中臣李　臺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程嘉謨

校對官學錄臣常　楷

謄錄監生臣方　炳

尚書詳解卷二十三

宋 夏僎 撰

君陳

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作君陳

分正之說解者多因畢命有分居里之言遂謂此分正乃分居里而正之殊不知畢命本文有殊井疆表宅里之意而序文文明說分居里故可以為分居里

而正之此篇本文既無居里之意而序文又且言分正無居里字安可枝蔓旁引為說故雖其說出於先儒皆不敢從葢周公昔以商民頑不可化故營成周而遷其不率教之人而已自監之雖監之而實兼任朝廷之事是周公葢身在王室而兼自監治成周也今公既沒則有召公在而成周之民則非召公所能兼任如周公在時故周公既沒成王則命君陳使分周公當時所兼任之事而往正東郊成周之民是此

所謂分正者非謂分居里而正之乃周公昔所兼任者今君陳寔分之以正東郊也成周即瀍水東往昔周公所營以遷殷民者自洛邑言之則洛在西成周在東故謂之東郊成周也成王命君陳分周公之職以正殷民作書以命之故篇名謂之君陳與君奭篇同蓋君陳必有封國於外有君道焉故君之以示其尊也鄭玄謂君陳蓋周公之子以經考之周公既沒命君陳如蔡叔既沒王命蔡仲此恐不然蓋蔡仲之

命其文明言爾考前人則為子可知今此篇屢言周公略無爾考與以父付子之意故不敢以為然

君陳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命汝尹兹東郊敬哉昔周公師保萬民民懷其德往慎乃司兹率厥常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乂我聞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爾尚式時周公之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

此君陳二字舊竹簡所標之題也此王若曰必當時

史官錄成王之言有不能盡得其本言者或以意言
故言王若曰也君陳呼其名而後告也將命其人先
稱其美謂爾君陳哉令日所以用汝者以汝有令善
之德在於孝而能恭謂親愛其父母而又敬也惟爾
能孝故在家則順乎兄弟在外則能以此孝施于政
事之間蓋孝則可以移忠於君居家理則可以移治
於官君陳能孝此所以能施于政事而成王所以命
之使分周公之事而正商民也故曰命汝尹茲東郊

謂命汝正此東郊之民而汝不可不敬也既命君陳使繼周公治商民遂先陳周公治商民之事謂昔者周公師保萬民師謂教之保謂安之謂周公當時治商務有以教之安之故民於是皆懷蔵周公之德而不敢忘汝君陳實繼其後故往於東郊當須謹慎其所主之職於此皆循其常法莫務更張惟勉力以明周公之訓則民無不治成王既責君陳使發明周公所以訓民者治民故又引所聞於人之言以勉君陳

使君陳知周公之訓誡不可或廢成王謂我聞於人言至治之世至治謂治之極至者乃大治也蓋極治之世天下和平至和之氣蔚為馨香幽而神明無不感動然神明所以感動者非以黍稷為祭飯其馨香能感之也至治之世人君以明德為本明德達于至治自然有馨香之遠聞也成王言此蓋謂明德誠不可以不修欲君陳法周公師保萬民之德以治其民也故繼之曰爾尚式時周公之猷訓蓋謂爾君陳今

日庶幾能法周公之謀訓蓋周公師保萬民其謀其訓皆可法之也爾惟當法是周公之謀訓而日孜孜然孜孜謂勉勉也勉勉者謂勉之又勉也不敢安逸暇豫蓋欲其法周公之謀訓而行之以勤也由此觀之其命君陳皆直言周公曾無父子相承之意安得以君陳為周公子哉

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爾其戒哉

爾惟風下民惟草圖厥政莫或不艱有廢有興出入自

爾師虞庶言同則繹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

成王既責君陳使懋昭周公之訓於是遂言見聖由聖之事謂周公聖人也而君陳實親見之見聖非難由聖為難又況凡人之情未見聖人則急於見之若將不能及見及既見聖人之後則或自暴自棄亦不能用聖人之道成王言此蓋謂君陳實親見周公當

知所以用周公之道不可徒見之而不能由故繼之曰爾其戒哉謂戒于不能由也既言不可不戒遂説其所以不可不戒之意蓋謂君陳今日為商民之尹動化於上猶之風焉商民仰之順從於下猶之草焉風東則草東風西則草西是民之邪正實在君陳之身此所以不可不戒於見聖不能由聖也然則君陳今日當如之何周公之師保商民其政已盡善盡美矣不必更張在君陳之圖謀政事惟當無有不難慎

其事謂不輕變也或所與圖謀之人有欲廢者有欲興者議論旣如此不齊則或出其言或入其言汝必從衆人所虞度者謂從衆如三人占從二人之言也出謂黜絶之入謂聽納之謂汝與人圖謀政事今乃或以為可廢或以為可興二者之言必有一可出者一可入者然則汝之出入其言其可不從其衆所虞度者乎謂如言可廢者衆則從衆而廢之言可興者衆則從衆而興之此所謂出入自爾師虞也然此謂

圖政之際有異議則從衆耳若圖政之際無此興廢之異說而衆言皆同謂如言可興則皆以為可興言可廢則皆以為可廢此所謂庶言同也如此者則又未可以其衆而遽從之也故又思之於心而自斷其可與否焉此正成王恐君陳輕變周公之法故教以難慎者如此也成王既使君陳難慎於圖政如上所言故又戒君陳謂汝於圖政之際或因衆言之有同異或因衆言之皆同而汝揆度之慊互相感發有美

謀美猷則入告汝君於内謂告成王也既告於内則又順而告於外曰此謀此猷也非我之所能也乃我后成王之所為王氏諸儒謂議而决之謂之謀擬而圖之謂之猷此蓋因其有謀猷之别故從而為之説要之謀猷總是議論也成王此意蓋謂周公之政已盡善盡美不可改易或汝果有高見遠識自有嘉謀嘉猷足以變易前規必須告於我然後言之於外以為我之所為則非惟汝不敢輕變舊章而天下之民

亦以為其事出於君而不敢違於趨向也成王既以此告之故又嘆而言曰臣於人者皆如是斯惟良善顯顯之臣矣此亦成王恐凡在位者輕變周公之法故因言及此併嘆而言此以警之也

王曰君陳爾惟弘周公丕訓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寛而有制從容以和殷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乃辟狃于姦宄敗常亂俗三細不宥爾無忿疾于

頑無求備于一夫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違上所命從厥攸好爾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惟予一人膺受多福其爾之休終有辭於永世

此成王又更端以戒君陳也蓋上文乃大體言周公之訓不可不遵未及言今日所以治商民當如何故此及之蓋周公之時商民新服不可遽齊以法故多

方多士所言大體是以天命開諭之使知周家之興與商之亡皆天之命汝縱以反鄙為言如天命何故周公之於商民大抵以德容之以理諭之雖未有大罪殛之等語特以是恐之耳未嘗實然也至此則理諭曲譬各已漸知所避就所謂齊以法者亦漸可用然亦未可盡法以虐之於涵容之中時出威以警之使既愛而畏乃可故此一節大意皆不過如此然必先言弘周公丕訓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者正恐

其專於任法傷於太暴故先告以此使以周公之訓為主而時以法輔之也弘謂擴而大之也謂汝君陳今日須當擴大周公之大訓蓋以周公之訓在德不在法也不可依傍官勢而作威以虐民不可倚恃國家有取民之法而多取以侵削於民惟以寬容為主於寛之中使默有法制寓乎其間使民愛而能畏從容暇豫自至于和此言民之不犯法者待之當如此若殷民有不幸為非而在刑法之中者汝當裁其中

法以斷之不可謂我言使汝誅則誅我言赦則赦惟以中庸之法斷之若果是弗順于汝之政令弗化于汝之教訓今日誅此一人必可止後日之人使畏而不敢犯法者汝則誅之如其不然則不可遽誅此蓋民之犯令違教者待之當如此也若以中庸之法斷之而乃是狃習於姦宄之事以敗壞五常之道紛亂天下之風俗此則罪在一身而禍延于天下後世又非前犯法者之比故犯之至三雖細且微決不可赦

則又不可必待於辟以止辟乃辟也成王既告君陳
以待犯法之民者當如此然又恐於用法之際或失
於輕暴故又告之曰狃于姦宄敗常亂俗三細不宥
此等固是不可赦然或其頑不可化者或有能於此
而不能於彼者此皆本於其性質之偏本非故作汝
切不可以忿怒疾惡於頑而不可化者并以凡人所
當為之事叢然責備於一人之身必有所忍耐不躁
不急而緩以待之則可有所成就有所優容不挾不

廸而寛以居之則非惟事有所成就而汝之德亦自此而曰大一說謂君陳於頑民者與不能者皆有所隱忍不躁不急而緩以待之則頑者化不能者能所謂有濟非惟能濟此而已而汝有容之德亦自此而曰大此蓋言待頑者與無能者之道當如此也然待既化者與已能者則又不可止於如此故下又言之謂汝於能修飭其身者則簡擇之使不與不修飭者渾於不能修飭其身者則亦簡擇之使不與能修飭

者雜既簡別之如此然後於中選其能自修飭而至於善良者而進用之則凡不良者必知所愧知所慕亦必務修飭而至於善是進其良者乃所以率其不良者也此蓋言所以待不頑者與有能者當如此也成王所以告君陳待商民者至矣盡矣於是遂言民之生也四體備足未嘗不厚惟因物誘之遂遷而流於薄惡至有違上所教命而各從其所私好如商民好酒雖酒誥之作再三戒約亦有違而不從者蓋言

民或梏於物則言語未易以正之也舊說謂民之於君不從其令而從其所好故有違上所命者若上之所好則未嘗不從蓋謂命則率之以言好則率之以身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故也此說固有理但歐字訓其言違上所命下繼以從其所好則其當為指民而言非指上也故不敢從成王言民之既流於物未易勸率如此故又總告君陳汝今日須當克敬常在德以德率之則民於是無有不變悉為善而信皆

升進於大猷矣果如是則非惟民化而已而我一人亦當受其多福膺當也蓋民安則君安安富尊榮所以為福也非惟君如此而已而爾君陳之休美亦當終有稱譽之辭於永久之世矣此蓋所責者重所望者切故以尊君榮已之効勉之凡作誥之體皆當如此

顧命

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

此成王將死命二公使相後王之書然謂之顧命者說文云顧還視也鄭玄云回首曰顧顧是將去之意言成王將死去回顧而為語故謂之顧命故序所以言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夫成王沖幼之時不免流言之惑今其處生死之際乃能了了如此始終百餘言皆國家安危之大計而無一言及於悲憂困苦之態豈非周召為之臣朝夕所陶染者至聰明日開何以始昧而終通也孔氏謂召

公時為太保畢公時繼周公為太師二公為二伯中分天下而治之故使之率領諸侯以輔相康王此皆經傳無據以意為說也

顧命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甲子王乃洮頮水相被冕服憑玉几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

顧命二字舊竹簡所標之題也自四月哉生魄至百尹御事乃史官叙王病召羣臣受顧命之端漢律歷

志謂成王即位三十年四月庚戌朔十五日甲子哉生魄作此顧命至鄭玄則又以為此乃成王二十八年據前則成王在位三十年據後則成王在位二十八年經典不載無所考據此固不足論但歴志謂哉生魄即甲子日此恐不然蓋經文先言哉生魄王不懌乃言甲子王乃洮額水是甲子非哉生魄之日明矣據此乃成王以其年四月十六日得疾而體不樂至甲子日困重知其必死故作顧命若使哉生魄日

其辰即是甲子則經文應言四月甲子哉生魄王不懌王乃洮類水不應先言哉生魄王不懌然後方言甲子王乃洮頮水也但作書之體於哉生魄之上當言日辰如武成言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今此哉生魄上無辰故甲子日作顧命不可考其爲四月之何日也要之成王是其年四月十六日得疾不樂至甲子其疾日甚王自度其必死故扶持而起洮謂盥洗其手頮謂潔洗其面孔氏謂人君將發大命

臨羣臣必齋戒沐浴今以疾病之故不能沐浴但洮頮而已此二事皆用水故言洮頮水謂以水洮頮之也相被冕服謂是時王病甚不能自衣不能自冠故輔相者被之謂如掌冠冕者則以冠冠於王之首掌衣服者則以衮服加於王之體也憑玉几說者謂王病故憑之然周禮司几筵言大朝覲王位設黼扆扆前南面設左右玉几則憑玉几非特為病蓋臨羣臣之常禮也王既冕服憑几將發大號於是同召猶言

皆召之也於是皆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皆言爵獨太保乃言名者說者謂尊者特名以異之恐亦或然先儒謂此六人乃為六卿召公以太保兼冢宰芮伯為司徒彤伯為宗伯畢公為司馬衛侯為司寇毛公為司空言侯伯者皆以諸侯入為天子公卿其畢公毛公言公者乃與召公兼三公召公為太保畢公為太師毛公為太傅恐有此理蓋三公之官在成周之時所謂不必備惟其人故多以六卿兼

之左傳定四年言康叔為司冦令此六人衛侯適在第五司冦又為六卿之五故知召此六人是召六卿也師氏即周官師氏之官虎臣即虎賁氏百尹謂百官之正御事謂凡治事之臣皆在王左右者故與六卿併召之此皆史官叙作顧命之由也

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誓言嗣茲予審訓命汝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麗陳教則肄肄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在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

武大訓無敢昏逾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爾尚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茲既受命還出綴衣于庭越翼日乙丑王崩

自此以下王顧命之言也嗚呼者嘆而後言也漸者進也疾今大進謂日增也幾危也謂疾日增而勢且危也既言疾大漸惟幾又言病日增既彌留者重疾謂之病謂始以小疾日增勢既已危今又重病日至

而又久留於體曾不減去葢言病不去而必死也成王於是恐其既死則不得出誓以言嗣續之事謂立康王也故於此所以詳審為此訓辭以命於汝等汝即上所同召之人也既言所以欲言之意下於是詳陳之自昔君文武以下是也謂昔者君天下如文王武王二聖人一作於前一述於後皆有光明之德故謂之重光言前後相繼共宣布此重光之德定其所附麗謂如以道德為麗不牽於外物而之於他道也

陳其教化謂布其教以訓民也所以為此事甚勞故謂之奠麗陳教則肄不違則謂文武之君惟其為此甚勞而未嘗肯違而去之謂安於勞而不倦也用此之故所以能顯於殷而成有天下之大命凢此蓋謂文武所以有天下者本乎此也在後之侗成王自謂也侗稚也成王謂在裁之侗稚敬迎天之威命繼守文武大訓無敢昏迷逾越成王前此在位凢所施設皆遵文武之訓令不幸天降以疾病甚危殆不能興

起不能曉悟謂必死也爾等衆臣庶幾明我此言是我此言用此以敬保長子釗釗康王名以大濟于艱難以懷柔於逺者能耐於邇者謂能忍耐而含容之也又且安勉小大衆邦之諸侯安謂撫綏之勸謂勸勉之成王言此蓋謂保王業結民心懷諸侯此三事雖康王之責而敬保以共濟之柔能之安勸之寔二三大臣之責也成王以此三事責衆臣於是又自言我思大抵為人者其得於天者素厚若能保而不失

則自然有威可畏有儀可象惟其不能自保而外物移之此威儀所以自亂然則康王今日將繼大統則威儀尤不可不慎故爾衆臣尤當盡心戮力相共贊助使入於聖域不可使之無所知識冒昧而進於非危之事非危謂非理而致危也此成王顧命之言下乃史臣叙其意謂此等衆臣既受顧命於是各還其位按周禮射人掌國之三公三孤卿大夫之位三公北面三孤東面卿大夫西面此受命還謂還就此位

也蓋王將發命同召羣臣羣臣必各敬趨王前聽命既受命則各復本位也羣臣既退於是徹去其幄帳於庭蓋王發命之時坐立之處必設幕席帳幄今既反正寢是以徹之唐孔氏謂將為死備蓋王常坐處不應無故而徹去既去幄帳之明日乙丑而王崩則成王於生死之際可謂通乎晝夜矣

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釗於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丁卯命作册

度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狄設黼扆綴衣
成王既崩太保召公於是命仲桓與南宫毛二人此
二人必是武臣掌宿衛者太保乃使於齊侯吕伋之
所用二千戈謂二臣各執其一與虎賁之士而迎太
子釗于南門之外南門路寢之門也夫成王為王子
釗為子成王既病且崩不應太子不在其側今乃既
崩而迎於南門之外豈太子果不在側邪孔氏謂成
王病時臣子皆侍左右今將正太子之尊故使太子

出於路寢門外而更迎入所以殊之也既迎之於南
門之外於是延請之使入翼室翼室即側室蓋孟子
所謂二室也非正室路寢也蓋君崩太子服喪未可
遽入正寢故使之且居側室恤宅宗謂以喪憂居尊
而為天下之宗主所謂居尊者非謂便即天子位也
謂使之居側室服喪服明將自側室入正室乃所以
尊異之也越三日丁卯於是命史制受顧命冊書之
法度此命皆太保之命蓋王時居憂不可出命冢宰

聽政故命皆召公出也所謂冊度者即後所言升階即位及答拜受同祭享之禮也自丁卯之後又越七日其辰癸酉召公於是命士使須待材木將供明器及椁之用然成王以乙丑日崩至癸酉已九日據鄭玄謂大夫以上殯殮皆以死之來日數天子七日而殯於死日共八日至此凡九日則是殯之明日去葬期且遠必自此即命士須材者以天子葬禮大須當預營之也狄樂吏之賤者如設扆等似非其職然必

命狄設之者按喪大記復魄之禮狄人設階則喪事亦使狄也扆如屏風設之牖户之間故謂之扆扆上以白黑畫斧文故云黼扆綴衣謂幄帳蓋設屏又張帳幙象王生時也此亦太保命之也不言命者蒙命士上文也或言太保或言伯相者太保其本官伯相乃王崩太子未即位召公以邦伯攝事故言伯相其寔召公一人而已特互文耳

牖間南嚮敷重篾席黼純華玉仍几西序東嚮敷重底

席綴純文貝仍几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几西夾南嚮敷重筍席玄粉純漆仍几越玉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胤之舞衣大貝鼖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

上文抄既先施屏風於前又施帳幄於上於是乃象王生時設具四座牖者窗也牖間謂窗之東戶之西

也於窗東户西南嚮設此一座乃象王生時見羣臣朝諸侯之座也周禮司几筵凡大朝覲大饗射凡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扆之前南嚮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左右玉几則彼所設者即此座也彼言次席黼純此言篾席黼純者鄭注彼云次席桃枝竹席有次列成文者則彼次席即此篾席也純緣也周禮白與黑謂之黼蓋以白繒黑繒錯雜緣以緣席也周禮天子之席三重此四座只言數重或篾

或底或豐或筍席各一重豈牖間之座所重者特篾席西序之座所重者特底席一重耶蓋不然周禮扆前之座篾席之下是繅席畫純繅席之下是莞筵紛純則此所謂敷重者即敷布此三重也但經特舉其上席而言知其下必有此二重共為三重但周禮只言此一座有此三重可以考知其餘三座不言不可以考知其二重為何席要之亦必有此三重也此牖間之座既敷重篾席黼純於其左右則設華玉之几

華玉有華彩之玉也以此玉飾几故謂之華玉仍几然此言仍者仍因也周禮凡吉事變几凶事仍几蓋因其生時所用之几不改作也此蓋象王生時朝諸侯見羣臣之座也西序東鄉東西廂謂之序蓋在西廂向東之座孔氏謂象王生時旦夕聽事之座也其席則敷重底席底席乃蒻草之席即蒲席也以綴為純綴乃連綴諸色之彩以為緣也而其几則以文貝飾之貝乃水蟲其甲有文黃質白文曰餘貾白質黃

文曰餘泉蓋用此以飾几也東序西鄉蓋在東廂向西之座孔氏謂養王生時養國老及饗羣臣之座也其席則數重豐席豐莞也亦蒲之類以此爲席其純則以畫爲之孔氏謂以五綵畫帛爲緣是也西夾南鄉乃西廂之夾室即下文所謂東房西房乃此所謂東西夾也蓋天子之室有左右房房即室也以其夾中央之大室故謂之夾室然則西夾南鄉乃在西廂之夾室中南鄉設此座孔氏謂養王生時與親屬私

宴之座蓋夾室是隱映之處故宴親屬於此也其席則敷重筍席筍竹蒻也取竹筍之皮以為席也其純則以玄紛為之周禮注云紛如綬有文而狹玄紛乃黑色之綬也以此為筍席之緣也其几則漆飾之孔氏謂骨肉情親不事華麗故席几質飾是也既設此四座於是又列玉五重陳先王之寶器孔謂此二句為下總目下復分別言之弘璧為一重琬琰與球琈為一重大玉為一重夷玉為一重天球為一重是玉

五重也赤刀大訓至垂之竹矢是先王之寶器也赤刀赤色之刀也大訓虞書典謨也弘璧璧之大者也琬琰以治德琰珪以易行皆九寸凡此皆陳之於西廂大玉玉之大者夷玉玉之常者天球謂磬河圖即伏羲所得於河之圖神馬所負者凡此皆陳之於東廂胤國所為之舞衣大貝貝蟲之大鼖鼓鼓之長八尺者凡此陳之於西廂之夾室故謂之西房兌和垂皆古之巧人其所造戈與弓與矢皆歷代所寶故陳

之於東廂夾室以上四條即前所謂列玉五重陳寶是也路寢之制如明堂明堂五室此路寢特有東西房者鄭玄謂成王崩在鎬京鎬京之室因文武之制更不改故同諸侯之制有左右之房此說恐或然也自此以下又陳車輅周禮中車有五輅玉輅金輅象輅革輅木輅五輅玉輅其大者故此謂之大輅在賔階西賔階西階也謂之面者據人在堂上面向南方此輅陳之其轅向南故謂之面蓋在西階之南面嚮

也金輅綴綴於玉輅之下故此謂之綴輅綴輅則陳之於阼階面蓋在東階之南面鄉也五輅玉為首既謂之大輅金次之謂之綴輅玉與象相配故象輅謂之先輅金與木相配故木輅謂之次輅以彼二輅玉為首金次之既謂之大輅與綴輅則此二輅象為首木次之安得不謂之先輅與次輅乎塾者門側之堂也先輅在左塾之前蓋在門内之西以塾在堂之前故自内向外言之雖在西自外向内言之實在左也

然孔氏必知其車輚北向者亦以塾前陳車輚必向堂故知北面也次輅在右塾之前蓋在門内之東也亦以塾在堂前自内向外言之雖在東自下向上言之實在右也顧氏謂先輅在左塾之前在路寢門内之西對玉輅次輅在右塾之前在路寢門内之東對金輅是也孔氏謂自狄設黼扆綴衣至此皆象王生時華國之事所以重顧命也蓋此時將以顧命傳康王故設成王之座使康王聽命若成王之臨乎其上

也孔氏又謂此所陳座位器物皆以西為上由王殯在西序故也下執兵宿衛之人則先東後西者以王在東宿衛敬新王故也此說有理

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内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戺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堂一人冕執戣立于東垂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垂一人冕執鋭立于側階王麻冕黼裳由賔階隮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即位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太保承介圭

上宗奉同瑁由阼階隮太史秉書由賓階隮御王冊命

此又叙宿衛之人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内畢門路寢之門也門之左右各一人守門故用二人雀弁赤黑色如雀頭色弁冕之屬以三十升布為之士服弁大夫服冕雀弁蓋赤色之弁也惠孔氏以為三鋒矛蘇氏以為惠狀斜刃宜芟刈未知孰是但此二人首服雀弁手執惠各立于畢門内之左右也士服弁則此二人蓋士也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戺

祀堂廉之間也兩階東西階也每階堂廉之間各二人衛之故用此四人也綦弁鄭𤣥以為青黒色王肅以為赤黒色孔氏以為鹿子皮各以意解未知孰是要之只是首服綦弁手執戈而刃向上夾於賔主兩階堂廉之間蓋夾在賔主兩階之下切近於堂稜也此服弁亦以士為之孔氏謂服雀弁綦弁而立在階下皆士也此說是也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自此乃階上宿衛之士也用大夫為之故皆服冕劉孔以為

鉞屬鄭以為今之鑱斧要之皆斧也此一人實被冕執之以立于東廂之前堂鄭玄謂序内半以前曰堂謂序内簷下自室壁至於堂廉中半以前總名為堂此立於東堂西堂者當在東西廂近階而立以備升降之人也一人冕執鉞立於西堂鉞大斧也此一人實被冕執之而立於西廂之前堂蓋與執劉者相對而立一人冕執戣立于東垂垂猶言邊蓋遠地也此言東垂西垂又皆被冕則此垂必堂上之遠地戣孔

氏以為戣屬鄭以為三鋒矛蓋此一人實被冕執戣立于東廂堂上之遠地也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垂瞿戣類亦戟之屬此一人實被冕執之而立於西廂堂上之遠地與執戣者相對而立也一人冕執鋭立于側階鋭亦矛屬側階堂北之階也堂北惟一階謂之側階尤言特階也蓋四人立於堂上其二人既立于東西廂之前堂其二人又立于東西廂堂上之遠地則堂之南其宿衛者備矣故此一人實被冕執鋭而

立于堂北之特階然堂北特一人者堂北惟一階故惟用一人也此一節所序皆先東而後西孔謂新王在東宿衛之士敬新王此說是也宿衛之士既皆布列王於是首服冕下衣黼裳麻冕者古者績麻三十升為冕一升八十縷蓋布之極細者以此為冕蓋吉服也蓋古者冠冕皆績麻為之後世始易之純也是時王新服喪而服吉服將受顧命也衮衣之裳非獨有黼言黼裳者以裳之章色黼黻有文故特取而言

之王是時實麻冕黼裳自西階而升必自西階升者未受顧命不敢當王也卿士者卿之有事者也邦君者諸侯也卿士與諸侯皆麻冕蟻裳蟻裳謂其色玄如蟻也入即位者謂入就其常所立之位也以周禮言則卿西面諸侯北面也孔謂祭服皆玄衣纁裳此獨玄裳者卿士邦君於此無事不可全與祭同故改其裳以示變于常也太保太史太宗此三人則有所執事故特麻冕彤裳彤赤色赤色裳即前所謂纁裳

也蓋有所執事故其服如祭服也太保則奉大圭大圭即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者上宗則奉同與瑁上宗即大宗伯也同是爵名瑁是圭名長四寸天子於朝諸侯之際則執以冒諸侯之圭蓋諸侯即位天子賜之命圭圭頭斜銳謂其當下則斜刻之如圭頭諸侯來朝執圭以授天子天子冒其刻處如大小相當則是本所賜圭也上宗則奉此同與瑁亦將授於康王也大宗伯一人而奉二物者孔謂大宗伯一人

小宗伯二人几三人必使其下二人各奉一物此則自阼階而升阼階是東階也謂之阼者阼之為言酢將酢答於賔客也太保上宗必自阼階升者以圭瑁乃先王所執之物今太保上宗將以授之康王故自阼階而升若先王有以與之也一説謂禮凶事設洗西階西南吉事設洗東階東南此乃行吉禮盥洗在東故自阼階而升由便也以畢不嫌不為主人也太史是時則執成王所作顧命之書將以進於王故於

王同階而升亦自賓階而上而進王以冊書之命即顧命也鄭玄謂御猶向也王是時立賓階之東太史東鄉於殯西南讀冊書以命王嗣位之事禮或然也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大卞燮和天下用答揚文武之光訓王再拜興答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上宗曰饗太保受同降盥以異同秉璋以酢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太保受同祭嚌宅授宗人同拜

王答拜太保降收諸侯出廟門俟

太保既以顧命冊書進於康王於是乃告康王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皇后謂成王也皇大也后君也謂大君也大君於疾大漸之時憑倚玉几稱道舉揚其終命終命謂成王臨君天下出教命以聳動天下此其終者孔氏謂太史以此言感動康王此說是也然所以命者蓋命汝康王續繼此訓以臨涖為君於周邦汝今日須當率循大法以和道調燮天下用酢

答對揚文王武王光明之訓蓋文武之訓不過欲後王如此今果能如此則是文武之訓可以對揚之矣太史既以是告王王於是再拜拜受顧命也既拜而興於是乃言曰眇眇予末小子眇視不明也眇眇則不明之甚也末微下也謂不明之甚我微下之小子其能而亂四方而如也亂治也言我豈能如此治四方哉但用此訓辭以敬忌天之威命敬謂恭敬而不敢慢忌謂禁忌而不敢犯言我不能如成王訓辭而

治四方但用此敬忌天威不敢妄為而已康王既如此言則是已不敢固辭已有當天位之意於是乃受同瑁乃於上宗之處受此同爵與瑁圭言受之將執瑁以臨諸侯執同以奉祭祀也王既受同與瑁於是以同就尊於兩楹之間酌酒於殯東西面而立三進爵於神位故謂之三宿宿即肅也肅謂進也既進酒於是又三酹酒於地謂之三祭既酹酒於是又三奠爵於地謂之三咤然此所謂三宿三祭三咤者非謂

以一同連三進連三酹連三奠爵也乃每用一同一進於神座然後酹於地既酹於地如是者三故謂之三宿三祭三咤也王既進祭奠訖上宗於是賛王曰享謂使王饗此福酒也王既饗訖太保於是受王所執同降而下堂反之於篚然後以水盥手後别用一同執半圭之璋升自東階適奠所酌至殯東西面而報祭之故謂之酢酢之言報也謂王既祭而太保又祭也太保既報祭訖於是遂授與宗人以同爵宗人

小宗伯也然後拜謂拜成王之殯告以已傳顧命也王於是答拜者尊所受之顧命亦拜成王柩也王既答拜已太保於是又於宗人處受前所執之同祭於柩此但一祭而已故只言祭既祭訖於是自飲福以其同至齒而不飲謂之嚌既嚌已乃居其所而不動以其同復授與宗人而拜白於成王之柩謂事畢王於是亦答拜拜成王柩敬太保所白也孔氏謂王言享不言嚌太保言嚌不言享互相備也事既畢太保

於是降階有司於是收徹器物謂前所謂狄設者諸侯於是出廟門以俟天子惟新之命時在路寢而言出廟門者以成王之殯在焉故謂之廟下篇言二公率諸侯入應門則諸侯之出乃出路寢之門在應門之内也

康王之誥

康王既尸天子遂誥諸侯作康王之誥

康王既受顧命貽告成王遂即天子位故謂之尸天

子尸者主也時康王尚宅憂未親政事故謂之尸如祭祀之尸特主之而已未嘗有所事也是時駿奔走邦君於王既受顧命之後皆在門外將朝見新君故康王既受顧命尸天子之後即出於應門之內將受百辟之朝百辟既朝因而進戒康王於是作誥以報誥之故謂之康王之誥東坡蘇氏乃疑古者天子亮陰不言今康王新即位而居成王之喪乃告諸侯是不然是時諸侯皆來進戒康王乃因其進戒而報誥

之雖言無害也

康王之誥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布乘黃朱賓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答拜

此康王之誥四字舊竹簡所標之題也而孔安國存之天子五門其內者為寢門即詩所謂畢門也成王殯宮在畢門之內故顧命所謂出廟門俟者即出此

畢門之外也以殯在焉故謂之廟門諸侯皆出在畢門外以俟朝故康王於是出在應門之內應門之內即畢門之外也此畢門之外應門之內即周禮所謂內朝也王有三朝外朝在雉門之內朝士之所掌也內朝在應門之內司士之所掌也燕朝在路寢太僕之所掌也時殯宮既在路寢門內故王於是以內朝見諸侯也是時太保召公為西伯故率西方諸侯入應門之左畢公為太師代周公為東伯故率東方諸

侯入應門之右孔頴達謂北面以東為右西為左是時二公率諸侯將朝王皆北面而立故以東為右以西為左召公率西方諸侯所以入應門之左乃立於西廂也畢公率東方諸侯所以入應門之右乃立於東廂也少頴諸儒乃謂自西來入左自東來入右以明人臣事君不敢自便其意則以應門之左右自南面而觀之乃東為左西為右令召公率西方諸侯宜入右令乃入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宜入左令乃入右

故為不敢自便要之不若孔氏之訓為明白簡直也諸侯既入於是皆布陳黃馬四匹而朱其尾鬣以為庭實之物唐孔氏謂成王新崩即得有諸侯在京師者以來而遇國喪因而見新君也此亦有理孔氏謂小行人合六璧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五等諸侯享天子用璧貝用圭璋乃二王之後此陳馬者是二王之後享王之物獨取此物以總表衆諸侯獻享之意故言諸侯皆陳也蓋諸侯朝

王皆有幣或以馬或以皮或以帛或以錦或以綉黼物多豈能列陳於王庭故各有所熏之物奉之以進於王如以馬為幣也以圭熏之以皮為幣則以璋熏之故在周禮則謂之合幣在書則謂之熏幣此上文既言皆布乘黃朱是言以馬為幣也故賓則奉圭以熏之宜矣賓即衆諸侯中一人也諸侯於王為賓故言賓蓋諸侯列在王庭其中一人乃舉其熏幣奉圭之辭以告於王曰一二臣為王蕃衛者敢各執其土

地所有者以奠之於庭以為贄見之物既言已於是各再拜稽首以極其敬以此壤奠推之則知布乘黃朱不特陳馬而已特作書者取尊者所陳以總表諸侯所陳之物而已孔氏之言所以益為有理諸侯既奠幣而又致敬如此時王新為天子嗣前人之明德所謂列庭之侯皆先朝舊臣故王以義權之謂吾今日乃新嗣前人明德雖答拜無嫌也

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曰敢敬告天子皇

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羑若克恤西土惟新陟王畢協賞罰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今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壞我髙祖寡命

王既答拜於是太保召公與芮伯二人率諸侯百官皆進獨言二公者時太保為冢宰芮伯為司徒二公寔為六卿之長故作書者舉而言之其實諸侯皆進也相揖者王氏謂為殯禮之人言二公率諸侯百官咸進相於是乎揖之乃又再拜稽首蓋致敬將以進

戒也先儒皆以相揖為相顧而揖謂太保揖羣臣羣臣又報揖太保蓋揖之使之俱進然經言咸進相揖則非揖使俱進明矣又篇末言相揖趨出則既進之後相者揖之乃拜既受命之後相者揖之乃趨出於經文既安於禮亦宜也曰敢敬告天子自此乃太保以下進戒之辭也言臣等敢敬告康王敬告則見其告之非苟簡無用之空言也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羑若克恤西土者言周之天下本商之

天下紂為不道故皇天改殷為周也羑若之説諸家不同二孔謂天改殷命文武大受天道而順之此則以羑訓順謂文武能順天道也王氏之説則以為文武所以誕受天命者以其羑而無惡若而無逆無逆惡所以能愛人故克恤西土其説迂鑿不可從蘇氏則以羑為羑里之羑謂文王出羑里之囚天命始順周人記之謂之羑若康王初即位故告以文武艱難之事此解羑字極明但若字謂周人記之謂之羑若

恐未安皆不若二孔平而安蓋天改殷命惟文武大受之其道能順天故能矜恤西土之人而安存之以見文武之有天下本於行仁也惟新陟王孔氏謂文武能矜恤西土故能新陟王位不若諸儒以新陟為成王蓋陟者升也天子死曰升遐蓋召公言文武有天下如此惟此新升遐之成王繼之能盡和賞罰以戡定文武之功蓋治天下之道賞罰而已賞當功罰當罪則天下治所謂協賞罰者蓋欲調其賞罰使當

功罪也如衮衣錫周公用兵踐淮夷即賞罰也惟成王能如此故文武之功以此能戡定之戡勝也猶言克也言克能定其功也成王能如此故今日敷施以遺爾後人以休美者皆自戡定中來也今王敬之哉召公言康王繼此誠不可忽也張先生謂敬則歷年不敬則早墜厥命此召公平生所學所以陳於成王者屢矣故今復以告康王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此蓋召公戒康王謂成王既以賞罰定功庶幾康

王亦張大六師以強壯王室使不替文武寡有之命也張元垢謂此章予切疑之夫新王即位元老大臣當以道德進戒而區區以賞罰六師為言何也蓋自后稷至文武積累基業深仁厚澤浸漬人心已固惟有商餘民心懷舊主每伺間隙欲逞其姦周家素有仁厚之化以結其心今却又以賞罰之明六師之備以沮其姦如此之至則小人化為君子此召公深謀遠慮體物度情為此策也故賞罰六師之說施於康

王即政之時非有商民之變則不可以為訓深哉慮也

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釗報誥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底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羞

召公等既率諸侯進戒王於是報誥之凡經言王若曰者非大臣以王意作誥即史官不能盡存王言乃以王意所言而録之不無潤色於其間也然則此王若曰豈非史官以康王之意而載其言乎庶邦侯甸男衛呼其人而告之也前進戒則召公芮伯並進此報誥則不及二公而獨呼庶邦者以二公顧命大臣康王所師承不敢斥以告之也康王初即位庶邦皆先朝列土之侯故稱惟予一人釗者自謙而名示尊

諸侯之意報誥蓋彼以是戒我故我以誥而報之也
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者康王之意蓋謂召公等
進戒皆言成王以賞罰定功欲已以六師保命康王
則以為揆之以已意若有所未安故引文武之事以
報告之謂昔君文王武王之於天下皆大均平其富
厚之澤使之家給人足不以咎罰治人為務凡其廟
堂之上所以躬行者惟底至治信以此道充實於已
故發而為輝光則昭明于天下言愛民之德自足昭

明著見於天下使天下見德而不見刑不待協賞罰

張六師也王氏謂底至致其至也大學之道物格而

後知至蓋窮理之事言極其窮理之妙也張彥政推

廣其意謂底至致至也致至所以窮理齊信致一也

致一所以盡性此又因王氏之說而强加牽合未爲

切當蓋齊者聖人肅敬之德也信者聖人誠慤之德

也文武於齊信之德能致其所至蓋極其至也康王

既言文武務德不務刑之事以見已當惟德之尚蓋

文武之時惟其務德不務刑故一時之臣則有熊羆之士以奮其忠力以捍衛於外有不二心之臣以効其忠直以彌縫於內內外同心以保安乂治王家故國祚至今綿延鞏固又有以見得人則六師不必張也文武惟能如此所以能端命於上天端命之說諸家不同孔氏謂受上天端直之命加一受字此說不可用也少頴謂端為當亦未安張无垢為用此端直以命於帝亦自牽強不若謂文武惟用上文之事以

肇端大命于上天其說爲簡易不費辭文武既用此道以肇端大命于上天故上天用順其道而付與以天下四方使之爲君也文武既爲天下君又不止爲一時計於是衆建諸侯以正其屏翰之助以蕃衛在我後嗣子孫康王於此蓋報誥諸侯欲其推誠匡衛王室故言文武所以建侯者寔爲我子孫設也然則爲諸侯者當如何哉惟當相與顧念安行爾祖先公所以臣服於我先王之事而輔我一人足矣胥相也

暨與也顧念也蓋欲相與顧念以安行乃祖之事故
言胥暨顧也同姓謂之伯父叔父異姓謂之伯舅叔
舅康王獨言伯父者舉尊者告則卑者在其中也雖
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者蓋康王謂爾諸侯莫
以身遠王室不念人君言身雖在外而心則當念念
不忘王家也无垢謂人臣無己以人主為己人臣無
心以人主為心以人主為己故身在外而不以在外
自棄以人主為心故心在王室而不以王室為遠此

說甚當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羞此又康王責之之切也謂爾侯當用我此言奉憂其所順謂當憂其所當行之事以輔我一人使我一人賴之不可違背其訓而反與我以羞辱之事也順此言則爲我之榮也反此言則爲我之辱也

羣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服

康王既報誥羣公謂召公及以下諸侯卿大夫入即位者王誥命相禮者於是揖之悉皆趨出蓋既進則

必待揖而後拜將退則必待揖而後出以見人臣進退惟君命是聽也王釋冕反喪服蓋以自受顧命時服麻冕黼裳今事既畢故向所服黼冕之服則釋去之而反吉從凶以服喪服居倚廬也東坡疑居喪以吉服見諸侯為失禮然當時召公先朝老臣與周公相處之久講肄非一日又不至失禮且顧命前此未有吉服受顧命召公必有所處豈可執一說以疑聖賢而不思其更有一說召公行之孔子定之自當時

至今無有敢議之者必無可疑矣且當時孔門高弟稍有可疑無不咨訪如高宗諒陰顯然之理一稍可疑尚質之聖人況此居喪吉服若有可疑安得不問哉故雖蘇氏之說反復有據未敢以疑召公也

尚書詳解卷二十三

尚書詳解卷二十四

宋 夏僎 撰

畢命

康王命作册畢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

周公作洛邑遷殷之大家世族難化者於其下邑而親自化之其地謂之成周以周之安危惟兹殷士周道之成不成係殷士之安不安故謂之成周也周公

既沒君陳代之君陳既沒康王於是命畢公以元老大臣親續其終葢周公之始特以深仁厚澤含容而調服之至君陳則漸知趨向然亦未可深加督責但於寛緩中而微加制御之意至畢公之時則善者知所以自勉而不善者亦能無怙惡之失故康王命畢公使之分居里葢分善惡所居之里善者則旌表之使為善者知所慕不善者則殊其井疆使為惡者知惡之不可為故謂之分居里康王謂畢公四朝元老

出親事民故特作册以重其行謂之作册畢正謂為畢公而作册也无垢謂觀周公處商民一事其巧思深智非後人所可及也如商民之不服在白起處之坑四十萬可也在項羽處之坑二十萬可也周公肯為此乎在晉武帝處之使在邊鄙卒有元海之難在苻堅處之用為腹心卒有慕容垂之亂周公肯為此乎嗚呼殺之既不可用之又不可遷之洛邑使日見周之仁政日聞周之仁聲日親周之仁人君子優游

涵養以變其不服之心如此者三十六年矣雖化者或老或死已化者方少方生於是時也得不有聳動之術以一新其耳目為永久之計乎君陳分正固有其術矣至於畢公乃曉然旌別淑慝表厥宅里使知為善者如是而尊榮弗率訓典者則殊厥井疆使知為惡者如是而屈辱又申畫郊圻使為奸者無所覬覦慎固封守使居安者常慮危其聳動之術可謂盡矣此言可謂深得周家所以待頑民之意也

畢命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

此畢命二字竹簡舊標之題安國存自惟十有二年至保釐東郊當時史官將叙畢公之化商故先叙其所以命畢公之由也惟十有二年康王即位之十二年也是年六月三日庚午謂之朏者說文朏者月未盛之明蓋月之三日月始生明史官將記初六日壬申冊命畢公恐後世無由知壬申為月之六日故先

言庚午朏為初三日則壬申方可考其為六日也書之記者大抵如此亦猶後世記日先言某月某朔然後始言某日作某事也宗周鎬京也豐文王之廟在馬時將命畢公必須即廟行事故康王早朝徐行自宗周則至於豐文王之廟然後以成周所遷商餘之衆士命畢公保釐之成周之地在宗周之東故謂之東郊釐者析而治之之謂也即分居里之意保安也安以治之則所謂保釐非强聒於其間亦因其善惡

之自然而旌别之而已夫是之謂保釐

王若曰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克受殷命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毖殷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臧厥臧民罔攸勸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祗師言嘉績多于先王予小子垂拱仰成王曰嗚呼父師今予祗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旌别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

樹之風聲弗率訓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申畫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

自此以下康王冊命畢公之辭也王若曰亦史官載王之言不無潤色於其間也嗚呼嘆辭也嘆而後言重其事也父師者呼畢公也時公代周公為太師作東伯故稱師曰父師者尊之為父也同姓曰父異姓曰舅畢公同姓且四朝元老故父呼之宜也惟文王武王敷大德於天下用克受殷命者康王推原文武

受命之由言文王武王當商紂暴虐之餘猶能布大德於天下克享天心故上天命之用能受殷之天命以有天下是時又有周公者實左右輔弼我文武而安定其王家謂有天下者文武而相與安定其所有者周公也然周公又不特安定王家而已又且思王家之安危係乎商民於商之頑民尤加矜慎不敢輕忽所謂毖慎不敢輕忽者即下文所謂遷於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者是也蓋武王勝商之後不忍易

置因其餘民以封紂子武庚使續殷祀不幸去王室之遠武庚小腆因斯民痛定追舊之思鼓以背叛周公既相成王東征以正其罪既而又慮小人難保或再蹈前轍則王室亦有所不寧於是因作洛而營成周遷其大家世族最難化者於其地使親密邇近於我周室去王室不遠奸謀賊計易以上聞且周公親自師保用能化其訓而皆為友民自周公没後君陳繼之君陳既没至於畢公則已歷三紀凡三十六年

矣以三十年為一世今三十六年則世已變矣以風俗則向者頑不率教今皆式化厥訓則風已移矣邦之安危惟茲殷士今既世變風移則商民皆不復背叛商民不叛則四方可以無可憂之事予一人豈不因而獲安寧之福哉蓋商民安則天下安天下安則人君安理之必然也康王既言商民今日世變風移無復向時之頑不率教則善惡已分善者可以升矣惡者可以降矣蓋政因俗而改革不可更如周公惟

務含容而不加決擇於其間也故於是言道有升降政由俗革蓋謂天下之道二升與降而已善者不升則善者不勸惡者不降則惡者不懲前日周公所以善惡兼容未加黜陟者蓋大難始平民情未定若賞之則彼將以我為畏罰之則彼將以我為酷故不問善惡而惟務優容今也世變風移則政當因俗而革其用所謂升降而黜陟之使之知所可為與不可為乃其時也若於其臧者不知臧其所臧則彼之為善

者且謂上之人不見知而為善之心或怠夫誰肯勸於善哉此正康王言今日之保釐東郊其端正在旌別淑慝也康王言今日之政當如此故其下遂言畢公之德謂善政惟德懋德如畢公者乃能了如是變也康王之意蓋謂畢公能勉勉於德老而不怠故雖小小事物無不克勤此心此意不惟一時如此自文武以至成康繼歷四世而所以弼亮者惟此一心亮佐也弼亮謂輔而佐佑之也康王言此正恐畢公以

元老大臣將不屑於民事故言公之克勤小物者舊有此心故予敢以此凂公也又況公之立朝正其顏色以率於下下人之瞻其顏色望其容貌者其非心邪念氷釋雪消悢公不言言則罔不祗敬師法之以此之故於是以休功美績多見於先王之時所以我小子得垂衣拱手而仰成者皆著績於先王之朝故予有今日之福也仰成如云仰食已不能自食仰人而食康王謂今日之成皆仰賴於公也康王既力誦

畢公盛德之形容於是又嘆而呼父師曰今日敬命者非小節也乃周公之事觀康王終冊公曰罔曰弗克惟既厥心罔曰民寡惟慎厥事則其意誠恐畢公以元老大臣或不屑於民事故此所以特言命公以周公之事蓋言此行所以命公不細乃周公之事有未終待公而終之公誠不可不往也此下遂言畢公今日所以保釐者如此即旌别淑慝以下是也蓋康王之意正謂道有升降今日升所當升降所當降正

其時也故所以告之以旌别淑慝以下之事旌識也
記識之也淑善也慝惡也謂識别其善者與惡者其
人果善則表異其所居之里孔頴達謂若孝子順孫
義夫節婦則表其門閭是也所以必識别其善惡而
表異其為善者之門閭者葢將以彰善癉惡而立之
風聲使人知所向慕也葢善與惡既分則不相混雜
又取其善者而表異之則善者之心日顯可不謂彰
乎惡者之心日愧可不謂癉乎如是則天下之民皆

知為善之有益而為惡之必棄自然望風而化聞聲而應如風動於此而草偃於彼聲振於此而響應於彼是向之旌別淑慝表厥宅里者乃所謂彰善癉惡而樹之風聲也上之人所以聳動斯民既已如此而下之人茍不率循典常之訓者則是頑愚無耻不可勸之使為慕善之人故康王於是乃命畢公若有如此等人則又當殊異其所井之田畞所居之疆界謂如王制所謂不變命國之左鄉簡不率教者移之右

命國之右鄉簡不率教者移之左不變移之遂不變移之郊者是也所以如此者以此等不可勸之使慕善惟當威之使之畏而知所慕也張元始謂向也表厥宅里明其為善人君子使之慕今也殊厥井疆又明其為惡黨小人使之畏則周家所以處頑民者可謂智巧矣然施此於周公君陳之時則不可以為惡者衆未易區别今也世變風移則為惡者亦少矣此所以行畏慕之策古人因時立法不先不後乃如此

其說極當郊圻郊外圻之界也封守封疆之守備也此郊圻本自畫定本自牢固若不必再畫若不必加固使不可不申不可不慎則前此當為之不待善惡既皆畏慕而後為之也蓋當時三監之亂三監唱之淮夷徐奄從而和之同惡相濟遂成亂階當善惡未分之時治民者日以勸懲吾民為急未暇防其自外來者今也善者既表厥宅里使勸而慕惡者又殊厥井疆使畏而慕則所謂吾民者皆知善之可為與惡

之不可為矣然又恐復有不令如淮夷徐奄者潛相交通互相往來復以邪謀宄計惑吾民於亂故使之於郊外之圻界昔所已畫者今再畫之使益分明封疆之守備者昔所已固今更固之使益堅謹密如此則異服異言奸民賊子無自而入而吾商民可以永為良民商民不擾則四海可以永安矣此所以終之以永康四海觀康王所以命畢公保釐商民之術則康王之識慮非諳歷時變通達治體不能及此此所

以配文武成王之為賢君也

政貴有恒辭尚體要不惟好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我聞曰世禄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悖天道敝化奢麗萬世同流茲殷庶士席寵惟舊怙侈滅義服美於人驕淫矜侉將由惡終雖收放心閑之維艱資富能訓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

康王上既告畢公使因斯民向背於善惡之時而其

勸善懲惡之政於以聳動一時之民使遷善去惡然又恐畢公行於須臾而不能持久故又告畢公謂凡為政之道尤貴有恒謂當常久而不變也然政旣貴有常而或以言語號令於下又當有體有要體則欲其具於理而不至於不足要則欲其嗇於辭而不至於有餘謂所出之言在理足而辭約此二事皆不好異者能之蓋政而好異則悦須臾而厭持久如之何能有恒言而好異則言必浮於理言徒多而理不足

如之何而能體要此康王所以又言不惟好異也所以如此者以紂之為君拒諫飾非惡聞其短故一時之人惟以靡靡相隨順而為俗舉世所謂賢者則利口捷給之人其餘風遺俗自周公師保君陳分正之後猶有存者故政之有恒辭之體要在畢公不可不念也蓋矯枉當以直矯邪當以正矯利口捷給之弊在其所行之政所出之言必當謹於利口也康王既言商之敝俗如畢公不可不念於是又舉其所聞於

古者以證商之敝俗皆大家世俗豢於富貴之餘而忘其德義之習故至於此此世祿之家非説商民乃古人之言言凡為世家之人其敝如此康王得於所聞故舉以告畢公也葢古之仕者世祿世受廩禄則玩於富貴頤旨如意惟其財力可為無不為之誰顧禮節而由之凡其所為蕩然自恣無復拘檢故玩好汩之本心日喪所謂德者陵滅無餘如此所為豈不上逆天道葢禮節德性皆天理自然今既不克由禮

以蕩陵德豈不上逆天道耶惟其不由禮而陵德故其敝也皆化為奢侈靡麗之事此風一熾故凡為世禄之家者其敝必至此不特一時為然故所以言萬世同流益謂不特一世如此雖萬世其流敝皆如此故張无垢謂無古無今萬世同一末流耳康王既以所聞凡為世禄之家者其敝如此其下遂言商民今日之敝益此商之衆士皆大家世族居於寵利者惟舊言非一日也非一日則為世禄之家可知矣席人

之所居故曰席寵孔氏謂之居寵也商士惟其久居寵利故皆依怙於侈奢之事曽不顧義理之所可為凡所衣之服皆以美麗於人為尚其氣則驕其慾則淫其意則矜其言則侉將用此惡念以自終其身更不可化此乃康王言商民以久豢於富足所以至於此周公君陳相繼教化雖收其怙侈滅義驕淫矜侉之心然未能絶其根本恐其因物有遷復出為惡故防閑之最為艱難也康王言此葢謂閑之者正在畢

公也康王既言防閑之難於是遂言所以防閑之道益商民所以至於如此者皆富貴之餘陵滅德義今誠能因其資財之富而訓之以德義則不復乘富足之資而恣靡麗淫佚之事以傷其生自然耳目聰明血氣和平高則享公卿之位下則不失為保家之主壽考康寧得享人生終歲之樂矣故康王於是告之曰資富能訓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於何其訓益謂資財既富而能訓之則可以享永

年之樂所謂訓者非他惟德義乃訓之大者也所謂德義者不必求之他也古人已行之訓皆則於德義今但酌古訓以用之即德義之訓若不由古訓如之何其為訓乎此又康王綢繆之意故其言反覆如此

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兹殷士不剛不柔厥德允修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三后協心同底于道道洽政治澤潤生民四夷左袵罔不咸賴予小人永膺多福公其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亦

有無窮之聞子孫訓其成式惟乂
康王又嘆而呼父師告之益重之至也邦之安危惟茲殷士者益謂殷士安則天下安殷士危則天下危見其所係之大欲畢公勉其事也張元垢謂康王學問遠到其知治體乃至於此夫邦之安危在人主耳何預於殷士天下亦大矣殷士幾何其能為周家輕重孟子曰瞽瞍底豫而天下化此理即康王之意蓋天下莫難化於殷士吾意誠於此則殷士化於彼是

殷士之化不化可以卜吾德之進否使殷士背叛則吾德不修可知矣吾德不修豈惟殷民背叛天下皆將叛矣此天下所以危也使殷民服化則吾德之修可知矣吾德修則豈特殷民服化而已殆見皆為君子此天下所以安也此論極有源淵故特存之康王既言殷民係天下安危如此在我當有德以鎮服之於是遂言其所謂德者其德謂何不剛不柔則其德允修矣葢今日商民善惡已分正當剛柔並用者專

剛而不柔則爲善者不獲爲善之利而爲善之心或沮專柔而不剛則爲惡者不見爲惡之害而爲惡之心益肆惟因其爲善者而傾意慰勞使日加勉則不剛矣因其爲惡者而摧挫沮抑使日加警則不柔矣張无垢謂此不剛不柔即前謂表厥宅里者不剛也殊厥井疆者不柔也此說是也所以化服商民者莫過此兩端也若畢公果能行此則所謂化民之德信乎其修矣殷士可以必其化服而天下可以必其安

寧也此邦之安危惟茲殷士之下所以特繼以此也康王既言畢公今日化服商民其徳當如此於是併周公君陳所以化服者以見所施所設雖若不同而同歸於治也其意葢謂化服商民惟周公始化之而能克慎於其始所謂克慎者謂如叛則東征以讋之服則遷洛以鎮之慮其同惡相濟也則散其黨慮其無以為生也則既遷之後各使之宅爾宅畋爾田慮其未體上意則教告之而至於再至於三慮其未畏

天威則戰要囚之亦至於再至於三雖言大罰殛之而未嘗實罰雖言離逖爾土而未嘗實離此周公克慎之始也周公克慎於始既足以弭其背叛之心故惟君陳中之始可以克和於其中所謂克和者每事皆務涵容未嘗加之以威也今觀君陳之書味成王所以責望之意則君陳所以克和者可知勢欲無依法欲無倚頑不欲忿疾人不欲求備凡此之類皆有涵容矜恤之意則謂之克和信乎其克和矣君陳和

之則向之頑悍忿戾之徒賴其矯揉調服之恩而善者日勸惡者日沮故畢公終之始可以克成於終所謂克成者正謂因其善而表厥宅里以旌之使之勸而慕於善因其不勸而猶或狃於惡者則殊厥井疆以愧之使之畏而亦慕於善揭一時頑暴之民使終為士君子之歸豈非所謂克成乎是三君者惟其同心協意皆期於撫摩商民而納於善人君子之域故或慎於始或和於中或成於終其所施設雖或不同

然皆為其所當為行其所當行未嘗違道而强所为逆所順此所以同至於道也葢周公之慎道所當慎也君陳之和道所當和也畢公之成道所當成也三君子異時而一其心故三君異施設而同其道道既浹洽則所行之政各極其治所謂道洽者謂周公之慎君陳之和畢公之成三君子之道行之欲當時功深力到皆已浹洽無所不至故周公慎之而克慎之政無不治君陳和之而克和之政無不治畢公成之

而克成之政無不治所謂道洽政治也道洽政治故遺波餘澤不特商民被之凡厥有生無不浸潤而沾溉之也不特吾民被之雖四夷左衽亦無不恃賴三君子之德也張无垢謂殷士不服則啓四海不服之心邦其危矣商士服四夷各得其所邦其安矣此所以道洽政治而四海無不賴矣治商民至於四夷咸賴則天下太平之治至矣君臣並受其福亦理之必然故康王自言予小子於此之時亦可以永受多福

而畢公亦惟是成周之衆被化之故而邦本以安國祚以長亦可以立無窮之基而抑又垂無窮之美名也蓋治商民至於四夷亦安則内釁不生外難不作福曰永膺基聞曰無窮非溢語也

嗚呼罔曰弗克惟既厥心罔曰民寡惟慎厥事欽若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

康王告戒之辭已畢至於其終又嘆而申告之謂今日之事畢公勿以為難而曰弗克也惟在盡其心則

無難矣亦勿以為易而曰民寡也惟在慎其事則不敢以易自處之前輩有為此說者謂事之不能立不失於過難則失於過易怯者見可為而不敢為故不能盡厥心勇者見不可為而輕為故不能慎厥事二者胥失天下所以終不治也曷不曰事無不可為患不加之意非罔曰弗克惟既厥心者乎雖匹夫匹婦吾有不可忽必求得其心者非罔曰民寡惟慎厥事者乎若是者內無患失茍且之心外無妄作不思之

患雖以此伐紂可也而况其餘民哉亢垢謂畢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其謹以持身老於世故亦已明矣而康王方曰罔曰弗克罔曰民寡若飭戒一晚生後進何也曰仁義何常之有蹈之則為君子背之則為小人故為山九仞以一簣而虧穿楊百中以一矢而廢其可不兢慎以持其成乎此正康王愛惜元老之深者也學者不可不深知此也此論極佳康王既告畢公使勿以為茍難亦勿以為茍易惟當盡心

愼事故下文以劾勉之謂畢公果能行上所言則可以敬愼文武成王之成業以增美於周公名公之前政蓋伐商有天下乃商王成業商民蠢動則西土人亦不靜而天下亦因之而不安先王成業將遂不安今果能盡心愼事以治商民使得其所乃所以敬順先王之成業也先王之成業旣固則周公君陳所謂克愼克和者公實克成之豈不足以益增其美乎此康王又諄諄責望之意也

君牙

穆王命君牙為周大司徒作君牙

張无垢謂舜典一篇歴試禪位受終占象祭告天地巡狩黜陟堯崩舜格廟詢岳闢門明目達聰之事雜然並舉其命九官事亦大矣不過數十語辭簡意足穆然渾然含不盡之意何其大體也降及成王命君陳尹正東郊耳而作書一篇康王命畢公保釐東郊耳又作書一篇今穆王命君牙又一篇命伯冏又一

篇平王錫晉文侯又一篇而篇内又何其辭煩而意雜也曰虞舜之書辭盡而意無盡命者受命者皆自得於言意之表豈待訓諭而知哉至於後世意不一而辭無窮諄諄喋喋尚恐不吾審也雖可以見仁厚之意亦可以見大道之衰矣余讀君牙篇見穆王稱述先王尊重先正虔虔懇懇有如將失之之意而訓飭慰勉藹乎有治世之音嚴乎有父師之法表表乎以祖宗為準而不敢越也此夫子所以有取焉味无

垢之意誠謂穆王誠不足與有為者而其言有古賢

君之風故夫子取之者取其言耳斯言當哉

君牙王若曰嗚呼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大常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王之臣克左右亂四方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氷今命爾予翼作股肱心膂纘乃舊服無忝祖考弘敷五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

咨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

此君牙二字亦舊竹簡所標之題也必言王若曰者恐非穆王所自言或當時代言之臣言之或史官録王言不無潤色於其間故言王若曰也君牙者呼其名而命之也必曰君者必自封國入為王朝卿士故稱君牙如名公稱君奭也乃祖乃父謂君牙之祖父也葢君牙祖父在文武成康之時必為顯仕立大功但史籍不備不可考據不知孰是但觀穆王言世篤

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大常則其祖父之在周家誠非瑣瑣者故穆王所以首稱其美以策勵君牙而後命之也葢成周司勳之職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太常旗名畫日月者謂之常必書於太常者以示其功之與日月同其久而昭著於不息也君牙之祖父世世力行其忠貞之節以服其勤勞之事於王家其成功書在太常君牙者為之子孫誠不可不勉以克振其家聲也穆王既言君牙祖父如此庶

幾君牙能終其美故此下遂言我小子繼世守文武成康所以遺我後人之基緒我心亦念先王之時其臣能左右輔弼以共治四方則我今日亦當得若人而輔我是以思之深至於其心憂悶畏懼若蹈行於虎尾慮其反噬若涉渡於春氷之薄慮其陷溺葢虎視見後氷至春薄故憂懼之深所以取為喻也穆王既言憂思如此是以今日命爾君牙為輔翼若一體然予為元首而汝實為手之肱足之股與前之心後

之𦙍以繼乃祖乃父之舊事以君牙之祖父舊實爲司徒也然則君牙今日當如何哉思纘承祖父之美績使無辱於祖考足矣故穆王所以言無忝祖考欲無忝宜何如惟大布五常之訓以和調民彝物則之性使父父子子君君臣臣人之大倫不至乖離則無忝矣葢司徒掌教五典正司徒之職君牙祖父以此致功故君牙能弘敷此典以和此民則無愧於祖父矣穆王既欲君牙和民之則又慮其以民之頑愚其

衆未易悉和於是又言其所以易和之理葢我身正則民無不正我心中則民無不中以民之身心與我本一體其得於天者皆有物有則其所以愚頑而罔覺無以感發之耳今君牙果能先正其身則凡有身者夫孰不正果能先正其心則凡有心者夫孰不中然此經言爾身克正罔敢不正不言爾心克中罔敢不中而乃反言民心罔中惟爾之中者葢古人作文類如此不若後世對偶之作康王既言民之身心本

自中正易感發如此又慮君牙以為易而忽之故其下文言民之情可畏如此是易之中有難者存君牙誠不可忽也且夏而暑雨天時常也民則怨嗟冬而大寒亦天時之常也民亦怨嗟寒暑風雨天時之常民尚怨之則其情豈不甚難於調哉然則為君牙者當何如亦思其情之難於調服如此而正吾之身中吾之心而圖以感發其易於感發者則民無有不安者矣張无垢謂惟以其難調者為念而思所以易調

者在何處則民寧矣此説甚有味東坡謂方周盛時越裳氏來朝曰久矣天下之無疾風暴雨也中國其有聖人乎方是時四夷之民莫不戴王然風雨雖天事非人力者亦歸德於王及其衰也一寒一暑亦惟王之怨是故聖人以民心為存亡一失其心王無動而非怨者賞則謂之私罰則謂之虐作德則謂之偽不作則謂之謾出令而不信無事而致謗皆王之咎也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

遊豫且以為德豈有風雨寒暑之怨乎此論甚佳而

涉政之體故併存之

嗚呼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罔缺爾惟敬明乃訓用奉若于先王對揚文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民之治亂在茲率乃祖考之攸行昭乃辟之有乂

穆王前既告君牙以所當為之事謂為司徒者不過如此下文又再嘆而述文武所以開創大業啓佑後

人其至如此欲君牙勉其所當為以無愧文武所望後人可也丕顯哉文王謨謂肇取天下之謨者文王也其謨甚顯益見文王所以取天下非陰謀如後世謀人國者乃顯然著在人之耳目而天下不得不歸文王初非有心於天下也如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則其所以取天下豈復陰謀哉文王之謨但知積行累功耳而天下自歸於文王人見天下之歸文王遂謂肇其謨者文王也不知文王固異夫他人之

謨也丕承哉武王烈者謂成取天下之功者武王也然武王之功又非有意於天下而圖所以取之也乃承文王之意亦惟積行累功耳而天命人心至此自有不可却者故武王起而應之此其烈所以謂之丕承者謂武王之心惟知承文王之所為初不計其功之至此也後世見商之天下武王有之遂以此為武王之烈不知武王之為亦承文王之為耳而功適至武王而成也文王之謨惟其初無意於取天下故其

謨謂之丕顯武王之烈又非有意於得天下故其烈謂之丕承迨夫天下既定而二聖人者還以其謨烈而明示啟發佑助後世之子孫故其道皆粹然一出於正無有偏而不正而至於缺陷者此皆由其謨非陰謀而出於丕顯烈非要功而出於丕承是以其道能粹然一出於正若有一陰謀要功之心介乎其間而必有不正者矣夫安得而無缺穆王言此葢深言文武所以有天下者其道一出於正亦欲君牙亦以

正道彌縫輔賛於己以對揚文武所以受命之懿也故其下遂言爾君牙今日但敬以發明汝所當施之訓益司徒教官以教訓斯民為事故以訓言用此以承順於先王所以對揚文武光命之意使汝功無愧於汝之前人而追其迹以配合之也益文武所受之明命成康繼之已能答其付託之意而發揚之今君牙果能敬以明其訓民之事使民為文武之民則是乃所以承順成康所以答揚文武之意也君牙祖父

於成康時實佐成康以答揚文武今君牙果順成康所以答揚之意則其功追前人而配合之亦宜也觀此則穆王所以責望於君牙誠非輕矣但以穆王之為人揆之則此言恐非出於穆王之口使其果能出此言則其所設施將必有可觀者不宜止于如此要之必有為穆王言之者吾夫子於此葢取其言耳張无垢論此詳矣見於冏命解予亦存之於彼解中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此乃穆王更端以

告君牙也蓋書之體於王曰與周公曰王若曰之類皆是更端又是一節言語與上文不可相關為一辭穆王於此又更端謂君牙今日不必更自圖所以教民之法但當用先王之臣所訓民之典而法式之所以如此者以民之治與民之亂皆由乎所訓之當否汝君牙果率循乃祖乃父之所已行者而用以訓民則汝君所望汝以圖又於民者汝可以對揚而無愧矣乃辟穆王自謂也觀此一篇所陳雖文武成康復

生不能易者使穆王果知此車轍馬跡豈徧天下乎吾以是知其必有為王言之者也

冏命

穆王命伯冏為周太僕正作冏命

張无垢謂觀君牙之篇穆王自以謂繼文武成康之緒懼其弗稱而託於股肱心膂今命伯冏又謂文武賴小大之臣侍御僕從皆得其人故下民祗若萬邦咸休而已實賴前後之人正其不及格其非心且曰

后德惟臣亦虚心治道矣然其治功藐然如此豈君牙伯冏之不足與有為耶抑豈穆王有其言而無其實耶曰是固然矣君牙乃在昭王之時區區無補之臣而伯冏為之太僕乃見穆王馳騁天下有車轍馬跡而不能正救者是二人不足以有為者也穆王其父昭王溺死漢水略無恢復之志而馳騖四方與兩篇之言大不相同是有其言而無其實者也然予三復兩篇見其懇懇惻怛有足以動人者何也曰德宗

何人哉陸贄作奉天詔書遂使山東父老為之泣下則夫一篇之命亦必當時仁厚君子憫穆王之無志故修辭立誠以勸勵於臣下惟其誠實所在所以使人讀之必至於感動也或曰二篇之意略不及昭王何也曰穆王諱父之惡故代言者亦不敢强言之曰安知非出于穆王之自為耶曰使出於穆王其殷勤惻怛如此必當大有為於天下益有是言者必有其誠有是誠者必有其志穆王無志如此以五十之年

乃即王位而不以父恥為念區區如兒輩務窮馬力奔馳四方此不才之王安得有此至誠之言故予以為非出于穆王而出于代言之賢者此論甚當說者多謂伯冏字也周官太僕下大夫春秋下大夫以字見故伯冏以字書于經桉周官太僕王眡治朝則正位眡燕朝則正位而掌擯相出入則為前驅燕飲則相其法射則贊弓矢無非與王俱者故戒之以旦夕承弼厥辟此說甚善而二孔又謂正長也周官大馭

中大夫太僕下大夫此言太僕正則官高於太僕故

二孔以為此乃周官太御非太僕若是太僕當直云

太僕何須更言正乎且此經云命汝作大正正於羣

僕而周官大馭中大夫而下有戎僕齊僕道僕田僕

故以為周官大馭之官此亦有理故兩存之

冏命王若曰伯冏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后怵惕

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

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

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祗若萬邦咸休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繩愆糾謬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

冏命二字舊竹簡所標之題也王若曰已見前說伯冏者呼其人也伯爵也冏名也或字也猶君奭君牙也張元垢謂此代言之臣知穆王繼文武成康之後決不能負荷非仁人君子夾輔之未知其可也故其辭命有自貶之言以明須賴臣下之意也其曰惟予

弗克于德嗣前人宅丕后者以言其怠惰於德有所不能也既不能于德乃使繼文武成康之後而居大君之位是以其心怵惕驚動惟恐其至於傾覆而危厲寢不安席中夜而起思免其過此益言憂懼恐或不任故思免其過莫若用人也其下遂言文武之聖亦賴得人之意无指謂使穆王憂懼如此其肯馳騖天下乎吾有以知此言出於代言之臣而非穆王自言也上既言憂思免過之意故此遂言文武雖聖亦

須得人聰明齊聖四德也聰言其所聞者遠明言其所見者大齊言其致一而不變聖言其廣運而能通文武惟其聖德如此故能識君子賢者隨材而用之故小大之臣無不皆思忠良其左右侍御僕從無有不以中正為心者文武之時惟其得人如此故一時之臣於朝夕動作語言之間或承順則善道流行或匡弼則惡念自消形於出入起居者無非肅敬見於發號施令者無非善道然則下民之敬慎萬邦之休

美豈無所自哉此皆代言之臣言文武得人之實也上既言文武聰明齊聖如此尚賴承弼故其下遂言穆王初無良善尤不可不賴左右前後有位之臣匡其所不及繩正其愆過糾舉其錯謬格其非心使庶幾能繼文武之成業也元祐謂無良知良能是其資稟之不美也如是則才必有不及意必有愆事必有謬心必有非且文武聰明齊聖非所謂無良也故其才過人安有不及其用意皆誠安得有愆愆過也其

處事皆當安得有謬謬錯也今穆王無良有不及有
愆有謬惟前後之人見其不及則正之見其愆則繩
之見其謬則糾之見其非則格之庶乎其知免矣孔
頴達曰繩謂彈正糾謂發舉有愆過則彈正有錯謬
則發舉格謂檢格其非理狂妄之心使妄心不作其
訓精微故併存之

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羣僕侍御之臣懋乃后德交修
不逮愼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僕

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后德惟臣不德惟臣爾無昵于憸人充耳目之官廸上以非先王之典非人其吉惟貨其吉若時瘝厥官惟爾大弗克祗厥辟惟予汝辜王曰嗚呼欽哉永弼乃后于彝憲

穆王上既言予一人無良須左右承弼如此故此遂言我今日命汝為太僕之正以表正羣僕凡侍御事王之臣羣僕即周禮道僕田僕等是也汝須當勉進汝君之德其君或有行之不及者汝與同僚交相修

進使及於善也汝之同僚所係既如此故汝為大正者須當謹慎簡擇其同僚之人無用巧言者令色者便辟者側媚者孔穎達謂巧言者巧為言語以順從上意無情實也令色者善為顏色以媚說人主無本實也便者謂前却俯仰以足為恭側媚者謂為僻側之事以求媚於人此等皆諂諛之人不可用為近官其所當用者其惟吉德良善之士乎既言乃僚當用吉士不當用諂諛故此下又言用吉士與用諂諛之

利害若僕御之臣用正士則為君者亦能正葢朝夕有人承弼故歸於正若僕御之臣用諂諛則為之君者亦自以為聖無事承弼葢諂諛之臣日進諂言惟稱其美不舉其過故君自以為聖也由是觀之則后之有德者非君之自賢也僕臣之自正后之不德者非君之不可化也僕臣之諛也葢深言君之賢否皆在僕臣之邪正如何耳此下又再責伯冏使簡乃僚謂汝今日誠不可昵近於憸利之小人用之以充備

耳目視聽之官而道其君以非先王之法盍僕御之臣在王左右朝夕顧問故謂之耳目之官若賢者居之則非法不言道其君者皆先王之典若以憸人居之則惟小利是見苟可以苟目前之利則言之誰復顧先王之典哉此又為大正者不可不察也若汝為大正而乃不論其人之吉而惟以貨利交通者則以為吉士而用之若是則病汝之官曠汝之職惟汝大不敬其君汝之罪何所逃哉此所謂不祇厥辟即孟

子所謂謂其君不能者也穆王告之既畢故又嘆而言曰伯冏汝其敬厥職哉既身為大正須當久輔汝君以常法可也果以常法弼乃后則前所謂昵憸人巧言令色等事必不為也穆王之言懇到如此而跡周天下淫荒乃爾无垢謂非穆王之言宜哉